

杜會
小說

新
新
外史

(五)

社會小說
新新外史

潘一樓著

第三十九回

捐革職甘送八萬金 圖報仇強質一本地

李國英起身向前一撲。左右的侍衛。也當然隨着他過去。此時黃佐文纔把皇太后上祭的影像照完。正待收拾照像傢俱。忽見十幾名侍衛。如餓虎一般撲過來。他再想逃走。如何能來得及。只得向這些人跪下央告道。小人是奉瑞制台的命來照像。求諸位大人。看在制台面上饒了我罷。那幾個侍衛。因為受了瑞方的賄賂。本不願多這事。只因碍着李國英的面皮。又有太后旨意。不得不來。如今聽黃佐文這般說。彼此面面相覷。誰也不肯先下手。却用眼睛覷定了李國英。意思間彷彿要聽他號令似的。國英心裏明白。冲着這些人笑道。諸位這是老佛爺懿旨叫拿的欽犯。不要說瑞制台。就是攝政王爺。我們也徇不得情。諸位如果不下手。兄弟一個人。也得抓到老佛爺駕前。那時佛爺要怪罪你們。可別怨兄弟實話實說。這些人一聽國英的話。誰肯拿自己的前程去碰這硬釘子。再說這些人俱是些世襲的公侯將軍。革去侍衛。原沒要緊。要將祖上

的世爵。也連帶送掉了。豈不冤枉。因此不約而同的。吶一聲喊。把黃佐文用黃繩捆住二臂。將照像器具。也一同拾起來。推的推拉的拉。直推至太后駕前。喝一聲跪下。黃佐文戰戰兢兢的跪在地上。直碰響頭。連一句話也不敢說。李國英跪奏道。照像的犯人。奴才們已經將他拿到。只因內中牽着封疆大員。奴才不敢作主。請老佛爺聖訊。太后道哦。怎麼還有封疆大員主使嗎。你那罪犯。要據實說明。如有半字隱瞞。用金瓜御棍。將你活活打死。佐文嚇得哭着奏道。小人該死。小人多大膽子。也不敢來皇陵照像。因為直隸總督瑞制台。纔說到這裏。李侯攔道。你只說瑞方。在老佛爺駕前。稱的甚麼瑞制台。佐文忙改口道。是是。瑞方他叫小人前來照像。小人原不敢來。他說王公大臣。全都運動好了。決担不着一點罪過。小人是草莽之人。不明白禁令。信了他的話。因此纔敢來的。沒想到觸犯了老佛爺聖怒。小人罪該萬死。只求老佛爺開天地之恩。饒了小人一條狗命。小人今生今世。也不忘佛爺的大德。說罷又連連碰頭。皇太后聽了。益發動了真氣。向國英道。這還了得。瑞方身為疆吏。世受國恩。當孝欽太后奉安之時。他毫無哀戀之心。反來照像取樂。真是別有肺肝。本宮率領妃嬪公主上祭。典禮何等隆重。他竟敢派人攝取影像。兒戲國母。破壞禮文。更是

大不敬。也罷。你們先將這罪犯押在侍衛處。再候旨意。衆人答應一聲。將黃佐文牽下去。押在侍衛房中。這裏太后將一切禮節行完了。回至行宮。即刻命張得祿傳旨。召見攝政王恩親王敬親王。及各王大臣。此時衆人全捏着一把汗。知道這件事鬧大了。要不得下台。瑞方此時。已經嚇得手足無措。只在宮門外來往打旋。少時見張得祿出來。慌張張的去召三位王爺。瑞方一把將他揪住。雙膝跪下。央告道。二爺求你老人家。救我的命罷。得祿狠瞪了他一眼。罵道。瑞老四。你真該死。怎麼辦出這種欺君的事來。老佛爺大發脾氣。叫我有甚麼法子。你快撒手。放我去傳王爺。回頭你只求三位王爺。替你多磕幾個頭。先保住狗命再說。瑞方被他這一嚇。已經軟灘在地上。得祿去了不大工夫。領着攝政王同恩王敬王。一同走來。瑞方攔住宮門。只向他們碰頭。攝政王見了他。早氣得兩眼冒火。低下身子去。左右開弓。先敬了他兩個嘴巴。敬王跟着又踹了他兩脚。一齊罵道。該死的奴才。你簡直要造反啊。帶累得我們全得受申飭。回來就砍你的頭。到底恩王上了幾歲年紀。沈的住氣。只縐着眉問道。瑞方。你的差事當老了。爲何作出這樣事來。太后行禮。你叫人照像。這輕戲國母的罪。誰担得起啊。瑞方哭訴道。奴才天大膽子。也不敢侮慢老佛爺。難道奴才活的不耐

煩了不成。原是叫那姓黃的在皇陵左近。照一照風景。誰想到他乘着人多。闖入禁地。作出這樣事來。總是奴才該死。或殺或剮。奴才罪有應得。死而無怨。只是欺君兩個字。奴才死後也當不起。無論如何。求爺在慈駕前。替奴才辯白幾句。奴才就是死在泉下。也感恩不淺了。他說到這裏。幾乎要放聲大哭。敬王道。就是皇陵左右。你也不應當隨便照像啊。攝政王心地仁慈。見他這樣哀求。也不覺動了一點惻隱之心。說你閃開罷。快讓我們進去。等吾見了老佛爺。再看你的造化罷。瑞方碰頭謝了。閃在一旁。張得祿領三人進去。到了皇太后寢宮門外。得祿先進去回奏。少時傳旨。就在門內召見。太后坐在內室門檻裏一把檀香木九鳳朝陽的椅子上。三人在門外跪下。太后餘怒未息。先申飭敬王道。你還兼着領侍衛內大臣。爲何放進生人來。在我行禮時。窺伺照像。這還成個甚麼體統。敬王連忙碰頭請罪。太后又對攝政王說。瑞方身爲封疆大吏。犯了欺君之罪。應當即刻處死。你看這事怎麼辦呢。攝政王奏道。佛爺請息聖怒。瑞方欺君。應當盡法懲治。臣同奕匡商酌。決不能輕恕他。老恩王也接着奏道。方纔臣等進宮時。已略加審訊。瑞方自知罪大。哭泣哀求。自云實不知情。那個姓黃的。素有瘋疾。他一時約束不周。放入禁地。罪該萬死。懇求老佛爺法外施恩。

。免其一死罷。奏罷又連連碰頭。太后道。就是約束不嚴。也不至把瘋子放入禁地。再說他果是一個瘋人。如何還會照像。這明明是欺瞞你老聃昏聩。你還拿當真話來對我說。也不免太可笑了。恩王聽太后連他也怪下來。嚇得戰戰兢兢。除去碰頭之外。不敢再說一句話。高低由攝政王求情。說瑞方之罪。誠然可誅。但他也是三朝老臣。孝欽太后。當年很加寵遇。如今孝欽奉安。若將他殺了。先后在天之靈。也怕不安。無論如何。求皇太后開天地之恩。免其死罪。交部議處就是了。攝政王說這話。分明是影射日前胡璧人的案子。言外胡璧人既因孝欽奉安。傳旨免死。瑞方當然也有例可援。太后聽他這樣說。果然不好再膠執己見。略沈吟一會道。既然如此。可交民政部嚴加議處。三王見太后不深究了。忙替瑞方謝恩。退下來將這消息。傳知瑞方。瑞方纔把心放下。知道頂上的首級。保全住了。忙分頭向三位王爺謝過了。又暗暗運動民政部尙書敬王。求着議一個革職留任的罪名。敬王平日同瑞方感情很好。便隨口答應了。說等回京時候。查例再看。果然能替你出脫。斷無不格外保全之理。不過犯的罪名過大。若輕描淡寫的議一議。恐怕交代不下去。只好隨機應變。等太后氣消一消再說。本來作官的人。貪得無厭。纔保全了性命。又捨不得官。這一來。不免又激動了。

一個人的反感。這個人便是臥薪嘗膽報仇洩憤的李國英。在他的意思。本想借這題目。將瑞方置之死地。萬沒料到攝政王替說了許多好話。竟自將瑞方的命保住了。他心裏已竟就老大不忿。偏巧劉子平是民政部考績司的郎中。瑞方議處的事。照規矩應當由他那司中擬定。敬王知道他在這裏。便叫了去同他商議。子平一想。活該又是財神爺上門了。趁這機會。要不大大敲他一筆竹槓。更待何時。便對敬王說。這個題目太大。司官也不敢擅自擬定。還是等回到北京。細細的查一查成案。再擬罪名罷。敬王聽他這樣說。也只得罷了。子平退下來。便去尋瑞方。瑞方同他本是十年前的老朋友。見了面自然有一番客氣。本來瑞方的爲人。是一個名士派。又自恃寫作俱佳。在旗人中是一個翹楚。便不免恃才傲物。對於捐班的官僚。同大腹賈。滿不放在眼裏。有時候遇着了。冷言冷語的。必要刻薄幾句。不怕在大庭廣衆之間。也休想給一點面子。因此上得罪的人很多。有一次來了一個指省的試用道。此人姓苟名叫叔豪。是一個鹽商家的子弟。家裏開着不少的買賣。在天津還有若許的房屋。各界均呼之爲苟二爺。苟二爺官興大發。捐了一個試用道。指省直隸。自然得先到制軍衙門報到。恰趕上這老瑞作直督。看了他的履歷手本。知道是一個大腹賈出身。因爲他在履歷上還叙着

有多少道鹽引。老瑞看了。立刻傳見。荀叔豪上來行過庭參禮。制軍讓他坐下。殷殷問話。荀叔豪認着是制軍看中他了。心中十分高興。瑞方張口便問道。你老哥可曾讀過書嗎。叔豪躬身回道。職道小時在窗下。很讀過幾年書。瑞方道好好。你既是斯文中人。我們倒可引爲同調了。你既讀過書。鹽鐵論想情很熟悉了。荀叔豪聽了這話。茫然不知所對。瑞方笑道。你家裏既吃鹽。因何不讀鹽鐵論呢。叔豪忍不住了。只得問道。請示大帥。到底是一種甚麼書。職道自恨所見不廣。當遵帥諭。趕緊購買此書。以便細細的再從頭補讀一回。瑞方道。鹽鐵論是西漢人的著作。你查一查漢書藝文志。當然就知道了。叔豪此時。假如不逞能不多話。答應下來。也就完了。偏偏他又逞能。對瑞方道。漢書職道不曾讀過。到是讀過史記。瑞方聽了。故作驚異之狀。說道。失敬失敬。原來老哥還讀過史記。想情貨殖傳一篇。是極熟悉的了。你還有意想作卓王孫嗎。叔豪道。職道是一個平民出身。怎敢去作王孫。瑞方哈哈大笑道。那倒無妨。只可惜如今沒有司馬相如那樣奇才。如果要有。你的卓王孫。當然可以作的上了。說到這裏。便端茶送客。鬧得叔豪摸不着頭腦。退下來自以爲是制軍格外垂青。見了同寅。便津津樂道。說這一段歷史。同寅中讀過書的聽了。莫不掩口葫蘆。他

個人到底。還不知是怎麼一回事。有一次又來了一個候補道。姓程名受經。是北京人。乃當年三慶班大老板程長庚的後人。瑞方心裏是知道的。見面略談了幾句。便問道。老哥北京姓程。兄弟記得北京程姓中。有一個大大的人物。不知同你可是。一家不是。程受經見他說的這樣鄭重。忙躬身問道。請示大帥。不知這姓程的名叫甚麼。是那界中人。瑞方笑道。提起來可真大有名呢。內廷供奉。三慶班頭。赫赫有名的程長庚老板。你不知道嗎。這一席話。把一個候補道程受經。立刻說得滿面紅漲。低下頭去。恨不得尋一個地縫。好將身子鑽進。免得受窘。瑞方見這情形。十分高興的說道。好漢不怕出身低。你老哥何必難過呢。受經到此時。也不答一言。站起來告辭而去。第二天便遞了一個親老歸養的呈子。仍回北京去了。似乎這一類的事。瑞方以爲遊戲三昧。一年到頭。不知有多少次。因此宦場之中。提起他來。無不切齒銜憤。因爲他的勢力大。無可如何。然而怨毒可是種下了。劉子平也是他得罪過的一分子。這一次是想敲竹槓。所以纔去會他。要不然也是不肯去的。在瑞方正在担了不是。惶恐之中。不敢像平日那樣得罪人。所以子平來了。還不好意思餉以閉門羹。即刻傳話請見。也見了子平。客氣了幾句。便談到這回照像的事。很發牢騷。說皇太后過於多事。

照個把像。有甚麼要緊的。也值得這樣小題大作。後來又說到交部議處。子平便把方纔敬王叫他商議的情形。對瑞方說了幾句。這分明是要試探瑞方的口氣。那知瑞方偏偏不買這一筆帳。只淡淡的答道。這點小事。王爺何必同老弟商議。他老人家看着。怎樣纔全好。橫豎愚兄這直隸總督。是不想作了。隨他去罷。子平撞了這一鼻子灰。心中老大不高興。話不投機。也不便再往下談。便告辭去了。瑞方見他走後。蹣腳罵道。真不够朋友。看我出了這逆事。不說幫一幫忙。反要借棍打腿。落井下石。我同王爺全說了。難道還怕你這小小的司官不成。哈哈。那知瑞方看不起這個司官。這個司官還真真有點難纏。他出來之後。便又去尋李國英。國英見了面。便挑着大姆指贊道。到底是大哥。真真不愧智多星。這一來小弟可算出了氣啦。子平哈哈的笑道。侯爺先慢着點歡喜罷。人家已經運動好了。担不着甚麼罪名。不過落一個革職留任罷了。國英一聽。不覺跳起來問道。你說甚麼。革職留任。這是誰替他運動的。難道皇太后能够准嗎。子平道。皇太后一個人。也拗不過三位王爺的意思啊。國英道。三位王爺召見我是知道的。後來怎麼下台。我却不知道。大哥你可曾探聽清楚嗎。子平道。也是活該湊巧。司員在民政部當差。他那案子。偏巧交民政部議處。敬王爺把我叫了

去商量。意思是想從輕擬。是我硬把他頂回去。說案情太大。非回京後查一查成案。不敢擅作主意。我看王爺的神氣。是受了他的運動。却又不能揭開說私話。我下來便去尋瑞方。探一探他的口氣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他這時候也不害怕了。也不發愁了。口口聲聲。說有王爺替他作主。頂厲害不過落一個革職留任的罪名。遇巧了還許罰俸了事呢。我聽他這話。所以趕緊給侯爺送信。趁早想法子。要不然。打不成狐狸。白撩一身腫脹。那犯得上嗎。國英此時。白瞪着眼。氣的亂抖。只是想不出主意來。子平道。侯爺淨生氣。也當不了辦事。最好你急速叫隨來的師爺。屬厲害的擬一個摺奏。今天便遞上去。替他關一根釘兒。攝政王當然仍批民政部並案擬議。敬王見這摺子上說的厲害。自然不敢十分徇情。那革職留任的話。也自然打消。不敢隨便出諸口了。國英道好好。這個主意最妙。他立刻便去尋那文案沙子淨。替他擬稿。這位沙先生。是合肥縣的名士。手筆又好又快。半點鐘的工夫。便已擬好。國英看了。果然說的十分痛快。直把瑞方說成一個目無君父的亂臣賊子。國英又立逼着他繕寫。寫好了自己袖着。跑至攝政王的行宮。交給值班太監。又花了二百銀子。求他立時呈上。不得積壓。管摺奏的太監。得了賄賂。又知道李侯不是好纏的。怎敢怠慢。即刻便送至

王爺的辦公桌上。攝政王看了看。隨筆批了幾個字。着送民政部閱看。從重議處。管摺奏的。立刻拿下去。發民政部。正在陵差忙亂之時。誰也無暇及此。又過了兩天。諸事已經辦竣。啓駕廻鑾。到了北京。劉子平因爲有這案的關係。也隨着到部專爲此事。催促堂官速議。敬王那有閒心辦這事。便交派子平道。你查一查例。看着擬罷。子平既有了全權。他也無須查例。因爲這種事。例上是沒有的。只能用比附的辦法。這時瑞方也在北京。打聽明白了。知道此案歸子平主稿。他心裏便有些打鼓。忙派他的心腹孫會卿。去見子平。倒訪問訪問。所擬的是甚麼罪名。子平壞極了。始而還不肯說。後來說明了。所擬是降三級調用的處分。會卿得了這個消息。忙報告瑞方。瑞方聽了。不覺捶胸頓足道。這一來可坑死我了。會卿道。降三級調用。總比革職強。怎麼倒坑死了呢。瑞方發急道。你們沒作過官的人。那裏曉得此中奧竅。比如要革職。我還可以回家充老太爺。出門也不過是個廢員罷了。就是見了當日的同寅同年。還可以你兄我弟。不拘形跡。如今偏偏要降三級調用。這降三級的罪過。可就大了。你想我是一個現任總督。降一級是巡撫。降二級是司道。降三級便成了知府了。果然降級後還可以回家。知府不知府。也沒甚麼關係。偏偏大清的定例。凡是大員降級的。

必須仍舊當差。不准擅自回家。如果回家。以抗旨論。我憑空變成一個知府。不定指到那一省去候補。再遇着部裏同我開玩笑。把我分發到當日作督撫的省分。那一班舊屬員。如今全作了巡撫兩司。現任道員。我去見他們。倒要遞履歷手本。見了面還得行庭參大禮。稱呼一聲大人。你想想。這不是作踐人嗎。我還有甚麼臉面活在世上。再說革職的廢員。不起用便罷。如果起用。當時就可以官復原職。要是降了三級。縱然朝廷開恩。還得照着次序。一步一步的向上提。得到甚麼時候。纔能恢復我這總督的原級。就以作官說。也是頂不上算的事了。此事你必須替我趕緊想法子。別等他奏上去。那時可就不好辦了。今天你就去見劉子平。無論如何。請他顧念老交情。給我擬一個革職的罪名。不怕花幾個錢。我也情甘樂意。快去快去。去晚了。恐怕來不及呢。孫會卿道。大帥不必着急。據我想。他既明說出來。顯而易見。是想敲竹槓。他不聽見我的回話。決然不至覆奏上去。好在大帥肯花錢。這就容易解決了。我今天晚上。把他約出來。到東興居去吃飯。懇切的同他說一說。料想沒有作不到的。大帥儘可以放心。瑞方點頭道。你多費神罷。越快越好。現下我是失勢的人。可恨從前的朋友。連影兒也看不見了。就仗着你一個人疏通。真是宦情如紙。那有一點道義。

會卿見他這樣發牢騷。益發不敢怠慢。趕緊坐上車子。到崇文門外上四條。去尋劉子平。恰好子平纔下衙門。正在上房吸烟。會卿到了。立刻請見。會卿一定拉着他去吃東興居。子平說你少候一候。等我過足了癮。咱們同車前去。直到掌燈後。兩個人坐上車。奔打磨廠西口。在東興居尋了一間雅座。彼此喝着酒。會卿用話挑逗他。說瑞制軍這一案。明天就能覆上去嗎。子平笑道。已經送稿畫行了。這一句不要緊。把會卿的臉全嚇白了。忙問道。怎麼這樣快法。子平道。我何常願意快。無奈這是皇太后交下來的案子。又有李侯的參摺。奉攝政王諭。併案速擬。誰敢再遲慢啊。會卿躊躇道。你子翁可還能想個甚麼法子。把那稿抽出來。將降級的罪名。改一改嗎。子平大笑道。會卿你真會說輕俏話兒。這是奉旨的案子。能够那樣隨便嗎。會卿道。小弟雖然沒當過差。可是聽人說過。從前已經出奏的案子。還能設法抽回。如今不過是送稿畫行。憑你子翁這樣精明幹練。老於公事。要想個法子。似乎不至作不到。常言說。與人方便。自己方便。瑞制軍雖然暫時受屈。將來一定是要起用的。子翁同他又是老朋友。如今成全了他。將來他也必然感恩圖報。子平聽了。從鼻子裏哼了一聲道。算了罷。他如今被議。也認得我是朋友了。他如果作一輩子總督。要有人提我是他的朋

友。只怕他還要翻臉罵人呢。會卿道。子翁你是寬宏大度的人。何必記念從前之事。常言說。疾風知勁草。患難顯良朋。人心全是肉長的。他這次受了你的好處。當然要感激終身。你子翁還是替他想一想法的爲是。子平略一沉吟道。其實呢。我同他也没有甚麼不共戴天之仇。雖說無法。究竟還可以想着看。只是其中有一樣難處。程受經的爲人。你總該知道了。會卿忙答道。不是現在民政部參議的程受經嗎。子平點頭道。正是他。此人同老瑞嫌隙很深。他聽見了這個案。便在參議廳傳見我。打了許多官話。說這是欺君大罪。萬不能少爲減輕。縱然不擬斬監候。也須要發往軍台。我只含糊着應下來。他又把我請到他宅裏。再三託付。說無論如何。你老哥得要替兄弟出這一口怨氣。你請想。他雖然是個參堂。也總算我的上司。我怎敢徇情向着老瑞。要叫他知道了。我這現任郎中。便要作不牢穩。爲別人的事。我去丟官。那犯得上嗎。孫會卿本是久慣拉官繹的。一聽這話。他心裏早已了然。便笑道。這樣說。子翁爲朋友。可以犧牲這官。叫瑞制軍替你賠償。將來你樂意作官呢。可以拿這筆款再捐一個。豈不是兩全其美。子平道。這事談何容易。縱然我肯犧牲。他也肯出錢。要打算不担罪名。或是落一個革職留任。我也是絕然作不到的。會卿道。這一層制軍也很明白。他

也不敢希望革職留任。他此時所求的。就是免去降級。擬一個革職的罪名。在子翁當然可以作得到。再就面子上說。革職較比降級。總算是罪加一等。就是程參議知道了。他對子翁。也沒有甚麼可說的。據小弟看這事就這樣定局罷。子翁用多少款小弟即刻就可以撥付。也不用等事成之後。因為子翁的為人。是一諾千金。不要說這一點小事。就是幾萬幾百萬。也不過一言爲定。子平道。這事要在旁人手裏辦。憑他瑞制軍的身分二十萬現銀子。是不算多的。我劉子平也不敢說慷慨熱誠。可決不乘人之危。敲朋友的竹槓。這樣罷。八萬兩庫平紋銀。也不用要價還價。是這樣回頭就上衙門設法。撤稿改擬。如果不然。自好隨他去罷。會卿聽了。立刻取出正金銀行的支簿來。填了八萬庫平紋銀。在旁邊却註了一行小字。是蘊古齋撥買劉子平先生古鐘鼎價。雙手奉與子平。說這樣寫。並可免去外邊的聲氣。子平看了看。放在靴掖中。帶起來。草草吃過飯。便別了會卿。到衙門作手脚去了。你道會卿的款項。爲何出手這樣大方。因為他出來時候。已經請示好了瑞方。究竟肯花多少錢。瑞方張口便說了十萬兩。如果說不下來。再添三萬兩萬。他還可以認頭。會卿心裏有底。所以一聽要價。即刻如數撥清。所爲堵住子平的嘴。免得他再翻悔。至於瑞方的款項。平日多用蘊古齋名

義。存在外國銀行。所爲遮掩人的耳目。會卿便將此款。撥作買古董的錢。自然無人注意。這全是老於拉官繆的神機妙用。子平也是此中人。當然彼此心心相印。二人分手之後。會卿便去見瑞方。報告一切。瑞方也沒得說。只好認頭花這八萬銀子。總還算是微倖。要不然。這降三級的罪名。一定是免不了的。果然第二天便下了一道旨意。大意說瑞方身爲封疆大吏。當孝欽太后奉安之時。宜如何謹慎將事。乃竟將無知愚民。放入神道。拍照影像。實屬玩忽已極。本當從重治罪。姑念該員歷事兩朝。不無微勞足錄。着從寬革職。以示懲儆。以後大小臣工。務宜恪恭盡職。以瑞方爲戒。勿謂寬典可以幸邀也。欽此。瑞方見着旨意。方纔把心放下。個人趕緊趕回天津。辦理交代。朝旨令直隸藩司暫爲護理。瑞芳草草交代完了。便將家眷遷回北京。實行作他的廢員。這一來。到比作官的時候。逍遙自在了。終日跑到琉璃廠各古玩書帖舖。去搜尋便宜俏貨。此時同孫會卿的交情更加親密。同黃佐文。可成了仇人了。你道這是甚麼原故呢。原來佐文同會卿。面子上雖是朋友。骨子裏邊。却是不共戴天的仇敵。因爲兩個人全是瑞方的私人。彼此爭讎妒寵。各不相下。誰總想將誰踢倒。然後好一個人專利。孫會卿是一個跑上房的小廝出身。專能得太太小姐的歡心。當日在內務府